

# 宋本《乐府诗集》考

尚丽新

(南开大学 文学院, 天津 300071; 山西大学 文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文章着重考察了《乐府诗集》一书的三种宋本——傅宋本、绛宋本、钦宋本。描述了傅宋本的鉴定、递藏;部分地复原了绛宋本和钦宋本;并将三者进行比较分析,从而理清三者的关系并做出价值判断。

**关键词:**《乐府诗集》;宋本;版本价值

**中图分类号:**G25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06)05-0059-06

宋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是继《诗经》、《楚辞》、《昭明文选》、《文苑英华》之后的一部重要的诗歌总集。由于传世版本少,且貌似清晰简单,故长期以来,学界对之甚少关注。至于《乐府诗集》宋本的考订,傅增湘先生之后,更是无人论及。

今存宋本皆为残本,即国家图书馆八十一卷本(傅增湘旧藏)、南京图书馆九卷本和上海图书馆一卷本。可以肯定,三本同出一源。三本之外,是否还存在其它宋本?在明末毛晋校本<sup>①</sup>和清初陆贻典校本<sup>②</sup>中还有另外两个宋本的线索,这两本是:钱谦益绛云楼所藏宋本和钦远游所藏宋本。以下即对傅宋本、绛宋本、钦宋本逐一考察。

## 一 傅宋本

傅增湘所藏宋本,现存国家图书馆,著录为:“宋刻本,卷十九至二十六、卷九十六至一百配至正元年集庆路儒学刻本,卷二十七至三十四配清抄本。傅增湘跋。二十四册。”虽非完璧,但已经是流存至今的最为完整的宋本了。有关傅本的配补问题,比较复杂,且与本文关系不大,在此从略。

### (一) 版本鉴定

对此本的版本研究,以傅氏最为详细精当。从1918年始得此书到此后的近三十年间,傅氏的版本鉴定工作一直在持续。其研究成果见于《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1941年亲笔题于此本上之跋文、《藏园群书题记》、《藏园群书经眼录》。<sup>③</sup>

傅氏判定其为绍兴官刻浙本,且在光宗前后修补。判断依据如下:第一,它具有浙本的版式特点:“半页十三行,每行二十三字,白口,左右双栏,版心鱼尾下题《乐府诗集》几,次记页数,下记刊工姓名。”第二,避讳状况表明其刊刻于南北宋之际,且为官刻本。傅氏的判断依据为:“避讳至桓字止”,“又桓字已缺末笔,而構字多作<sub>木</sub>,当为始刻时未避而印时始铲去下截者。可知其刻于北宋末而印于南宋初者也。”“本书避讳极谨,即同音嫌名亦咸缺笔,若非官刊未必严敬至此。”第三,刻工状况表明此本不仅是绍兴浙刻本,且在光宗前后有修补。四十八刻工均在南宋浙江一地,除包端、高彦、程亨、张圭、潘民五人为补版刻工外,其它为绍兴年间初刻刻工。因此,《乐府诗集》一书应为绍兴浙刻本,且在光宗前后有所修补。

以上三条,前二条勿需置疑,第三条尚可商榷。今天,学术界关于刻工的研究比傅氏时代有了更为长足的进展,立足于此,再来观照傅氏的刻工研究,或可增补一二。第一,傅氏参考了十三部浙刻宋版书,对四十八刻工中的十八人进行了比较

收稿日期:2004-06-15

作者简介:尚丽新(1974—),女,南开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方面的研究。

① 毛晋、王咸校元本《乐府诗集》,现藏国家图书馆。

② 陆贻典校本《乐府诗集》,现藏上海图书馆。

③ 从时间上说,在傅跋、《题记》、《经眼录》三者之中,傅跋产生最早,《题记》应系傅跋的印刷本,《经眼录》可能要后出,因为其中的判断更加详细具体。傅跋与《题记》,二者略有出入。参清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傅熹年整理《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十六,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四册第29—30页。《藏园群书题记》卷十八,第911—914页。《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七,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84—1485页。

详细的判断。我们据王文进《文禄堂访书记》又增加了两个刻工，这样《乐府诗集》的刻工就增至五十人。我们检索到与《乐府诗集》刻工相关的宋版书有四十九部，可作较为详细的判断的刻工可以增至三十三人。可以肯定为南宋初高宗、孝宗朝的刻工二十一人：王玠、陈询、李恂、李懋、李度、徐颜、徐升、徐宗、朱礼、朱详、周用、沈绍、时明、葛珍、黄常、胡杏、戴全、金茂、毛谏、刘忠、张圭。南宋孝宗、光宗朝刊工一人：高彦。南宋宁宗、理宗朝刊工一人：王通。明显处于不同时期（一为南宋初高宗、孝宗朝，一为光宗之后）的同名刻工有十人：王珍、王介、李文、徐杲、朱明、周彦、余永、余竑、包端、姚臻。第二，《经眼录》关于补版的判断尚可商榷。刻工五人的判断依据不详。五人中潘民、程亨仅见于宋本《乐府诗集》一书，故而无法判断二人所处的时代。至于张圭、高彦、包端三人，我们目前通过其它宋版古籍的刻工状况可以做出这样一些判断：张圭是绍兴初年的刻工；包端有同名者二，分别活动于南宋初年和绍熙年间；高彦则活动于孝宗、光宗朝。所以，傅氏最有力的一条证据——宋绍熙二年（1191）两浙东路茶盐司黄唐刊《礼记正义》的刻工有“周彦、高彦、包端”——不一定能够成立。

## （二）递藏传承

1918年，傅增湘从阎文介<sup>①</sup>处购得此书，入归双鉴楼之前，未见任何著录，在此期间的递藏传承状况已不可考得。据藏印可知此本含有徐乾学、季振宜、叶裕三家藏书。《藏园群书题记》云：“宋刊各卷以传是楼、延令室两家残本集成，元本则叶氏所藏。惟补钞八卷虽依宋刻摹写，而前后绝无印记，补自谁氏渺无可考，而此书为何人裱绩而成益无由取证矣。”但《季沧苇书目》和《传是楼宋元版书目》中都未见著录有宋本，所录皆为元本，<sup>②</sup>或以残卷轻之？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此本应在徐乾学、季振宜、叶裕三家藏书散出之后、即康熙末年以后，方才配补成书。从此书入归双鉴楼直至傅增湘先生过世，一直为私家之珍藏，未得付梓影印。

傅本真正发生影响是在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之后。从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此本至1979年中华书局以其为底本校点整理《乐府诗集》，成为通行本，才结束了汲古阁本作为通行本的时代。可以说，从清代到当代，《乐府诗集》的通行诸版本中，傅本出现最晚，但目前影响最大。

## （三）宋残卷

傅宋本之外，尚存有两个宋残本，一藏上海图书馆，一藏南京图书馆。经鉴定二本确为傅本同一系统的版本。

上海图书馆藏宋残本仅存第八十四卷，且缺前二页。白口、单鱼尾、左右双边。无藏印，来历不明。南京图书馆所藏宋残本著录为：“宋刻本，存九卷，卷五十八至六十一，卷八十四至八十六。”二本行款版式全同傅宋本，甚至细微的断板的裂纹亦与傅宋本相同，与傅宋本对校一遍，完全没有异文，可以肯定它与傅宋本出于同一块书版所印。

# 二 绛宋本

从元至正本诞生以来，三百多年一直是通行本，公私藏书目录、题跋未见有宋本踪迹。直至明末清初，常熟突然出现两个宋本——绛云楼宋本和钦远游宋本。先看绛本。

## （一）绛宋概况

绛宋本，明末钱谦益绛云楼所藏宋本。钱谦益藏书处因迁徙屡有不同，1639年，毛晋借宋本《乐府诗集》时尚无绛云楼，故毛晋跋云“因勾大宗伯钱师荣木楼所藏宋刻”。此本后入绛云楼，并与楼同毁于火，清初常熟陆貽典跋云“牧翁先生旧有宋雕本，已久烬于绛云之炬矣。”后人常称绛云楼宋刻，故此称之为绛宋本。在钱谦益撰、陈景云注的《绛云楼书目》中并未明确著录有宋本《乐府诗集》。其卷三诗总集类仅著有“郭茂倩《乐府诗集》一百卷”。<sup>③</sup>大约是因为《绛云楼书目》为钱氏事后追记<sup>④</sup>，不免有所挂漏。我们在明清人的题跋中寻找到此本的线索，以编年的形式大致勾勒出绛本的流传状况：

**明思宗崇祯十年（1637）**赵均以冯校本（参下文）校订自己的《乐府诗集》。据陆貽典跋：“赵跋云崇祯丁丑五月二日借海虞冯氏所对宋本订过。”

**明思宗崇祯十二年（1639）**王咸、毛晋用钱谦益家藏宋本校毛晋所藏明修本《乐府诗集》。四月至腊月九个月校毕，此年付梓。据汲古阁本《乐府诗集》毛晋跋：“因勾大宗伯钱师荣木楼所藏宋刻，手自雠正，九月阅而告成。”

① “文介名敬铭，号丹初，清末叶时官户部，综核名实，至有时称曾怀油煎饼以从公者也。”据莫伯骥《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集部卷六，民国三十七年（1948）铅印本，第596页。

② 季振宜《季沧苇书目》诗集部：“《乐府诗集》百卷，元板。”《丛书集成初编》本。徐乾学《传是楼宋元版书目》天字下格：“《乐府诗集》一百卷，八本，元板。”仪征吴丙湘校，光绪十一年印屠守山庄板。

③ 丛书集成初编本。

④ 《藏书纪事诗》卷四引《牧斋遗事》云：“世传牧斋《绛云楼书目》乃牧斋平日想念其书，追录记之，尚遗十之三。”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页。

清世祖顺治七年（1650）常熟钱谦益藏书楼绛云楼被焚。

绛本虽已不复存在，但它的影响却可谓深远。这种影响体现在：第一，参阅过绛本的校本——冯班校本以传抄的方式在藏书、校勘家中广泛流传。陆貽典跋云：“冯子定远，向游牧翁之门，曾借校元本，邑之校是书者，多取衷于冯本。”“至他氏校本，多用冯本以勘元刻。”可见冯定远校本在常熟传布甚广。第二，王咸、毛晋以绛本勘定的汲古阁本成为清初以来一统三百年的通行本。因此绛宋研究不仅是澄清宋刻、毛本优劣之争的关键，也是研究明末至近代《乐府诗集》版本流传的关键。

（二）绛宋复原

绛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复原，主要依据有二，一为王咸、毛晋校记，二为陆貽典校本所录冯班之校。复原绛本的价值和意義在于：第一，与宋本系统的傅本、钦本做一比较，以便于认识和评价绛本在宋本系统中的价值和地位。第二，理清绛本与汲古阁本的渊源关系，以便于客观评价汲古阁本。当然，绛本的复原不是绝对客观的，因为我们无法排除冯班、王咸、毛晋在校勘时的人为因素导致的失误（诸如错校、漏校、臆改和据他书改），同样陆貽典在抄录冯校时亦不可能做到纯粹的客观。

绛宋复原分为目录复原和正文复原两种，先看目录复原。毛晋、王咸以绛宋本校元至正刊明修本，毛晋认为至正本存在“凡目录小序，率意节略”的问题，的确，至正本的目录与宋本的目录在格式上有很大的差异。简单来说，至正本目录较为简明，宋本目录较为详细。至正本一般对于一首单出的诗歌不再注明“一首”，对于相同朝代的相邻作家，仅注出第一个作家的朝代，余同不注；而宋本则不然，它不厌其烦地注出“一首”和作家的朝代。毛晋据绛宋本一一补出，对比毛晋的校记和傅宋目录，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绛宋目录与今存的傅宋目录基本相同。

在绛宋正文复原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绛宋与傅宋存在着大量的异文。有两种情况尤为突出：第一，字形相近，印刷致误。第二，字形不相近。现列举如下（按：为便用查找，页数依中华书局点校本。）

先看第一种情况。

卷/页	篇名	傅宋本	元本	绛宋复原	
				毛校	陆校
12/167	迎俎酌献	太山 <sup>比</sup> 赫	比	北	宋版北
51/747	李白上云乐	<sup>西</sup> 海栽若木	西	宋四，誤	四
66/961	李廓长安少年行	随姬 <sup>入</sup> 坐车	入	宋人，誤	人
91/1280	杨巨源圣寿无疆词	无因随百 <sup>兽</sup>	獸	宋戰，誤	宋戰

在字形相近、因印刷原因发生讹变这种情况下，有可能是同一版本，也有可是不同的版本，要做具体的分析。同一书板由于印刷先后或初印与修补的不同会产生字形讹变，约有三种情况：第一，由于印刷时间长了、次数多了，磨损变形，造成一些字讹变成另外的字形相近的字，如“香”变“杳”、“北”变“比”、“典”变“曲”、“西”变“四”、“火”变“少”、“兽”变“战”等。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后印本字的笔画减少。有趣的是，在绛宋与傅宋字形相近的这些例子中，既可以找到绛宋比傅宋笔画少的例子，也可找到绛宋比傅宋笔画多的例子。假设傅宋在前，可以用“典”变“曲”、“西”变“四”、“火”变“少”、“兽”变“战”来印证；假设绛宋在前，亦可用“杳”与“香”、“比”与“北”、“白”与“自”、“刀”与“力”来印证。这无疑是自相矛盾的。第二，也有可能由于刷墨过多，使一些本不相连的笔画连到一起，如“池”变“地”。第三，重修时的臆改，如“提”改“提”、“棺”改“棺”、“秦”改“泰”等。古籍书板的修补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重修本可能会与原刻本发生内容上的巨大的差异，既可以使一个错讹严重的本子变得校勘精良，亦可以使一个善本变得不可卒读。在第一种情况中自相矛盾的现象在补版修补中都有可能发生，不足为怪。从以上的分析中，是否能够肯定绛宋是傅宋的修补后印本呢？显然不能。仅能说这是一种可能，因为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二者源出不同的书板。

第二种情况，字形不相近：

卷/页	篇名	傅宋本	元本	绛宋复原	
				毛校	陆校
2/15	黄帝歌	皇灵 <sup>澄</sup> 国步	缺		宋缺
47/690	乌夜啼解题	<sup>衡阳</sup> 家人	衡阳	宋無	宋无衡阳二字
75/1059	陵云台解题	刘 <sup>义</sup> 庆世说	义	宋茂，誤	义
94/1315	孟郊织妇词	<sup>官家</sup> 榜村路	官家	宋家官	

以上这些例子同样证明绛本与傅本在版本源流的关系有两种可能：第一，二者为两种不同版本；第二，二者同属一个版本系统，绛本为傅本的修补本，或翻刻本、或重刻本。不管是第一种可能还是第二可能，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绛宋晚出于傅宋、讹变臆改现象严重。

（三）绛宋的鉴定和评价

在评判绛宋的版本价值上，我们认为：绛本差傅本甚远，舛误甚多。具体表现为：

第一， 脱漏。

卷/页	篇名	傅宋本	元本	绛宋复原	
				毛校	陆校
47/690	乌夜啼解题	衡阳家人	衡阳	宋無	宋无衡阳二字
52/761	梁大壮观舞歌解题	宴准梁乐	梁	宋失	去梁字
79/1114	水调解题	“前五迭”等十七字	同宋	宋無	宋本无此十七字

第二， 讹误。

卷/页	篇名	傅宋本	元本	绛宋复原	
				毛校	陆校
41/603	李白白头吟	照心胜照井	井	宋并，误	并
44/639	清商曲辞小序	辞典而音雅	典	宋曲，誤	曲
53/777	天命篇	曹爽又滔天	曹	宋曾，誤	

通过复原绛宋并与传宋比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一，绛宋与傅宋可能是两种宋本，也可能是一种版本。显而易见，绛宋与傅宋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极有可能是源自两种版本的差异；但是也不能排除另外一种情况，即初刻本与后期修补本或翻刻本、重刻本、重刻本之间的差异。在雕版印刷时代，后期修补本或翻刻本、重刻本与原刻本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背离原刻风貌，都是有可能的。

第二，即使是一种宋本，则傅宋为原刻本，绛宋为后期的修补重印本或翻刻本、重刻本之类。

第三，不管是两种宋本还是同一宋本，可以肯定的是：绛宋晚于傅宋，绛宋错讹较多，其版本价值不及傅宋。

三 钦宋本

钦宋本为清初常熟钦远游所藏宋本。相对绛宋，钦宋是一个更模糊的宋本，仅能在陆贻典的跋文中窥见其蛛丝马迹。钦远游，常熟人，生平无考。陆贻典第三次校勘《乐府诗集》时，曾借得钦氏校本，即陆跋所云：“郡人钦远游，以廉价购得宋本。初未知其佳，自余倩毛子黼季物色嗟赏，遂秘不出。黼季郑重求假，扁藏愈固，仅得其所校元本。”陆贻典对钦远游以宋本所校元本的评价是：“视冯本倍略，且似错以毛刻，而杂引乱真、臆改失据。又岂能无流弊哉。余推其句，本无意于存真去伪，止以塞一瓿之请耳。然且不敢轻废。”对于钦校本，我们亦采取陆贻典的“不敢轻废”的态度，将陆校本中的钦校辑出，对钦校本进行部分的复原。目的是通过复原钦校本来研究钦宋本。

（一）钦宋复原

我们共从陆校本中辑出钦校五十七条，对之做了分类统计。做这样一个统计的目的是：第一，判断钦宋本是否存在；第二，如果钦宋本存在，判断钦本与绛宋、傅宋的关系；第三，检验陆贻典对钦校本的评价。统计结果如下：

第一， 绛、钦、傅相同十五条。篇幅所限，此处仅列举四条：

卷/页	篇名	傅宋本	元本	绛宋	钦校本复原	汲晋本 <sup>①</sup>
1/11	晋天地郊明堂歌	其夕牲降神	脱	降神	降神。钦增	降神
36/538	魏明帝善哉行	旆入皇祖	旆入		钦云旆入一作入告	旆入
41/610	怨诗行解题	皎皎最明月	最	最	钦云最一作晨	最
93/1311	永嘉行解题	会稽公	无	稽	钦毛增	无

第二， 钦同傅宋不同绛宋十六条。篇幅所限，此处仅列举四条：

① 汲晋本为汲古阁初刻本，因为毛晋所刻，故暂名为汲晋本。

卷/页	篇名	傅宋本	元本	绛宋	钦校本复原	汲晋本
1/1	郊庙歌辞小序	琴瑟 <u>击</u> 鼓	系	系	钦远犹本作击	击
36/530	傅玄秋胡行	回目流 <u>采</u> 章	采车	来车	钦本作采章	来车
82/1153	薛能升平乐之八	君看 <u>圣</u> 明验	明 <u>聖</u>	明 <u>聖</u>	圣明，钦改	明圣
93/1304	李贺塞下曲	蕃甲锁 <u>蛇</u> 鳞	駝	駝	蛇。钦改	駝

第三，钦同绛宋不同傅宋四条：

卷/页	篇名	傅宋本	元本	绛宋	钦校本复原	汲晋本
42/616	班婕妤怨歌行	新 <u>裂</u> 齊紈素	裂	製	冯赵补裂，钦毛本制	制
44/640	清商曲辞小序	<u>皆</u> 余不傅	皆余	余皆	钦毛本改	余皆
82/1155	白居易忆江南	日出江花红胜 <u>火</u>	火	少	少，钦改	火
90/1271	刘希夷春女行	妆成独见	同宋	時	時，钦增	時

第四，钦同汲晋且与绛、傅不同者六条：

卷/页	篇名	傅宋本	元本	绛宋	钦校本复原	汲晋本
45/657	欢闻变歌	<u>張</u> 罽不得 <u>魚</u> 不 <u>櫓</u> 罽歸	同傅	同傅	张罽不得 <u>魚</u> <u>魚</u> 不 <u>櫓</u> 罽归。	魚
72/1022	赵微明古离别	<u>违</u> 别未几日	违	违	毛刻钦抄远余俱违	远
76/1075	萧摛双妇吟	<u>双</u> 妇吟	双	双	霜，钦本	霜
78/1101	吴筠步虚词之三	上采空 <u>清</u> 蕤	清	清	钦本青	青
90/1274	李白横江词	海鲸 <u>东</u> 蹙百川回	东	东	更，钦毛本俱更	更
94/1322	刘禹锡沔潮歌	背负 <u>元</u> 气	元	元	冯本元。钦改雲。毛本改雲作元。	雲

第五，钦与傅、绛、汲晋都不同十三条。篇幅所限，此处仅列举四条：

卷/页	篇名	傅宋本	元本	绛宋	钦校本	汲晋本
36/540	魏曹植	<u>袁</u> 车解轮	袁	袁	钦作辕车	袁
46/673	读曲歌	衔碑不 <u>得</u> 語	得	得	能，钦改	得
76/1075	张融忧 <u>旦</u> 吟		旦	旦	且，钦改	旦
90/1267	刘希夷将军行	截围一百 <u>重</u>	重	重	钦本里	重

第六，三条无法判断（按：傅宋亡佚的部分，无法判断钦宋与傅宋是否相同）

卷/页	篇名	元本	绛宋	钦校本复原	汲晋本
97/1360	新乐府小序	隋堤柳以恼 <u>亡</u> 国	亡国	钦改国亡	国亡
97/1361	七德舞	含血吮疮抚 <u>战</u> 士	战	战，钦壮	战
97/1362	二王后	天下非一家所有	有	钦抄谓	有

（二）钦宋复原分析

根据前三个统计，我们认为钦宋本存在，且可能是一个与傅宋较为接近的本子。陆贻典由于没有见过傅宋，仅从冯校、王毛之校中窥得绛本之貌，故而对钦宋本持较重的怀疑态度。

陆贻典对钦校本的评价中还提到了“错以毛刻”的问题，所谓的毛刻，指的是汲古阁初刻本，在表中称作汲晋本。汲古阁校刻《乐府诗集》，经毛晋、毛扆父子两代人三次校改方才完成。<sup>①</sup>在陆贻典、钦远游校勘《乐府诗集》时，汲古阁系统的第一、第二次校改本尚未产生。由上表可知钦校同汲晋本者三十一条，其中钦校本与汲晋本相同与他本不相同者六条，这样

① 参拙文《汲古阁刊刻〈乐府诗集〉源流》，载蒋寅、张伯伟主编《中国诗学》第九辑，第7—2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6月版。

看来,钦校本确实参考过汲古阁初刻本,确如陆氏所言“错以毛刻”。

陆氏认为钦校本还存在着一个“杂引”、“臆改”的问题,在钦本与傅、绛、汲晋都不同的十三条中,有一些明显是据他书而改,有一些是径改,还有一些来历不明。这都说明钦远游在校勘过程中,参校他书成份相当重,且确有臆改。

因此,对于钦宋本和钦远游校宋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钦宋本存在,且与傅宋本极为接近。

第二,钦校本参考了汲古阁初刻本。

第二,钦校本喜引他书。

## 结 论

传世的宋本有傅宋本和分别藏于上海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的两个宋残本,傅宋本与上图、南图宋残本出于同一书板。明末清初还曾经存在过两个宋本,一为绛宋,一为钦宋。绛宋与傅宋可能出于不同的书板,也可能是同一系统的版本;钦宋较为接近傅宋。

傅宋本是《乐府诗集》传世的唯一一个卷帙较全的宋本,它的影响发生在文学古籍刊社 1955 年影印本刊行之后。此后《乐府诗集》的整理和研究工作都建立在此本之上。它在内容上要优于各本。在《乐府诗集》版本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对傅宋本与《乐府诗集》其它所有重要版本进行了三方面的比较:第一,傅宋本与绛宋、钦宋的比较;第二,傅宋本与元本的比较;第三,傅宋本与汲古阁二次校改本的比较。这样,通过傅宋与宋本系统的其它版本、与元本系统和汲古阁本系统这三方面的比较,我们有充足的证据来证明和阐释傅宋本不仅优于绛宋本和钦宋本,也优于元本系统和汲古阁本系统的其它版本。

绛宋本的复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只有一种宋本的传统看法,虽然慎重起见,并未能肯定二者为不同的版本。虽然从版本价值来看,绛宋晚出于傅宋,且讹误甚多,不及傅宋;但从明末清初这一特定历史时段来看,绛宋直接影响了汲古阁本的诞生和明清江浙文人对《乐府诗集》的校勘。由于汲古阁本源自绛云楼宋本,所以绛宋的复原也有利于我们从根源上对汲古阁本做出客观的评价。这是彻底解决了近现代以来毛刻(汲古阁第二次校改本)与傅宋本——这两个版本是《乐府诗集》诸版本中最好的两个版本——优劣之争的前提。明末至近代,《乐府诗集》版本流传中有两个突出的现象:一是汲古阁本在占据统治地位,二是江浙文人校勘活动比较活跃。这两个现象都与绛云楼宋本密切相关,因此绛宋研究不仅是澄清宋刻、毛本优劣之争的前提,也是研究《乐府诗集》明末至近代版本流传的基础。

钦宋本仅限于钦远游一人收藏,它的影响是极其微弱的,它的价值是比较模糊的。仅能假设它可能是傅宋系统的一个版本。我们本着一种恢复历史之真的态度,钩稽出它的片鳞只爪,应该也是有一些意义的。

### The Publication Criticism of The Collection of Poems of *Yuefu* (《乐府诗集》) in the Song Dynasty

SHANG Li-xin

(The Literature Colleg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300071,China;

The Literature College,Shanxi University,Shanxi Taiyuan 030006,China)

**Abstract:**This thesis analyses the three kinds of *Song-ben* (宋本)of The Collection of Poems of *Yuefu* (乐府): the *Fu-song-ben* (傅宋), the *Jiang-song-ben* (绛宋) and the *Qin-song-ben* (钦宋).It describes the qualification,spread and record of the *Fu-song-ben* (傅宋). Partly restore the *Jiang-song-ben* (绛宋) and the *Qin-song-ben* (钦宋).And compare the three editions in order to make judgement on their value.

**Key words:**The Collection of Poems of *Yuefu*; the Song-ben; value